

宋学·理学·心学

朱汉民学术论集



宋学·理学·心学

朱汉民学术论集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学·理学·心学：朱汉民学术论集/朱汉民著
—贵阳：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2017.10
（孔学堂文库）

ISBN 978-7-80770-047-0

I. ①宋… II. ①朱… III. ①儒学—中国—宋代—文集②儒学—中国—明代—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1561号

孔学堂文库 郭齐勇 主编
宋学·理学·心学：朱汉民学术论集 朱汉民 著

策 划：赵宇飞
出 品 人：邓国超 李 筑
项目执行：张忠兰
责任编辑：张忠兰 窦玥声
封面设计：邱雪芳
排版制作：陈思蓓
责任印制：张 莹

出 品：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孔学堂书局
地 址：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印 制：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6 787mm×1092mm
印 张：20.25
字 数：385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0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80770-047-0
定 价：58.00元

本书获二〇一五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

自序

孔学堂书局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制定了《孔学堂文库》编纂与出版的规划，我的文集有幸列入。我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儒学，故而从多年的著述中选出二十多篇文章，以《宋学·理学·心学》之名充数其中。

我之所以将这本文集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些交待。

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与主干。中国儒学史可以分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等不同阶段。这一本集子集中收集的是关于宋明儒学的研究论著。我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恰恰是因为我心目中的“宋学”“理学”“心学”代表了宋明儒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宋学”“理学”“心学”是三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特殊含义的概念。

历史上，无论是宋明儒学学者的自我标榜，还是学术史家的学术评论，宋明儒学的学术称谓十分丰富，包括“宋学”“明体达用之学”“为己之学”“实学”“圣学”“内圣外王之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身心之学”“心学”等等。我个人认为，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学”“理学”“心学”这三个名称最为重要。

在中国学术史的编纂、叙述中，宋明儒学常常被称为“宋学”，盖由于后代学人研究、总结宋明学术时，意识到这一段儒学的独特性，故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宋学”又是相对于汉唐儒学而言的，“宋学”又是指宋代建构、但是延续到元明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形态，它的概念首先是指一种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为学术特征的儒家经学形态；但是，宋学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革，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

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清代学者在议论到“宋学”的学术范式、评价“宋学”短长时，总是将“宋学”与义理探究、形上思辨、心性修养等联系在一起。

所以，“宋学”与“理学”密切相关。宋明儒学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并将“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简化为“理学”，明清和近代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理学”的名称定型。我们发现，在宋学学者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宋学学者既以“义理之学”为学术目标，同时也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①朱熹在为理学中人宋若水撰墓志铭时称其“玩意于圣贤义理之学，近自周、程、张、马之言以达于经”^②。真德秀曾说：“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③在他们看来，“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他们既称自己的学说为“理学”，又自称为“义理之学”。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④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想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

同时，“理学”与“心学”也密切相关。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家也往往将自己的学术形态标榜为“身心之学”或者“心学”。宋明儒家将自己的学说称为

①〔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3页。

②〔宋〕朱熹：《运判宋公墓志铭》，《朱文公文集》卷九三，《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③〔宋〕真德秀：《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致仕滕公墓志铭》，《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六，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827页。

④〔宋〕黄震：《跋尹和靖家传》，《黄氏日钞》卷九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710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77页。

“身心之学”，往往是为了强调儒学中的道德义理不能付诸空洞的说教和抽象的道理，而应该将这些道德义理与自己的身心实践结合起来。但是，由于这种道德义理与身心实践的结合过程，完全是建立在个体存在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故而他们普遍追求“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这时，宋明儒家的身心之学，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道德修身的学问，同样也是一种个体生命存在的学问。宋明儒学学者肯定身心一体，希望追求自我身心的愉悦、洒落、安然、超脱，以实现个体自我的精神满足，他们普遍十分强调“心”在道德修养、精神超越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于宋明儒家强调修心的重要性，不仅陆九渊、王阳明标榜自己的学术宗旨是“心学”，就连二程、朱熹也十分热衷探讨“心学”，并且将“心”放在能够主宰万物的重要地位。

但是，当代学界对宋明儒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在使用上有重要区别，故而又形成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的不同学术含义。按照当代学界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分类，我们需要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作一分疏。

首先，“宋学”与“理学”的使用有区别。在当代的中国学术史叙述中，“宋学”是指宋代以来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在整个宋代学者群体中，后来被称为“理学”的群体只是宋学学者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并没有列于这个群体，包括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虽然他们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以义理解经，也是以“宋学”称之。事实上，当代学者所说的“宋学”，其思想特征及学术范式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其外延是比较宽泛的。而人们说到的“理学”，总是与那种推崇道统、形上思辨、心性修养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并不包括那些事功学派。所以，“宋学”是一个比“理学”外延更宽的概念。

其次，“理学”与“心学”也有区别。学者们发现，程朱学派的“理学”体系以“性”与“理”为核心概念，故而又称“性理之学”。由“性”与“理”组合而

成的“性理之学”，充分体现和完整表达了“理学”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特色。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为核心概念，并且在“心”与“理”两个概念中特别强调“心”的本源性、主宰性的意义，他们在讨论关于“心”的工夫时，总是强调“心”的本源、主宰意义、他们大讲“尽心”“良知”的重要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是一个由心主宰天地万事万物的过程。

我认为，研究宋明儒学不得不涉及“宋学”“理学”“心学”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学术形态等问题，同时也包括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区别等问题。《宋学·理学·心学》一书分为三辑，分别论述宋学、理学、心学的知识旨趣与思想特色。宋学、理学、心学均属于“宋明儒学”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和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相区别的另一种学术形态，故而其相通性恰恰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我的几位在读博士生王琦、洪银香、胡长海、喻剑兰帮助我校对了本书的部分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2015年8月18日
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自序

宋 学

- 003 “宋学”辨义
- 014 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 028 宋儒义理之学新论
- 041 宋学的地域化学统
- 057 宋学与书院
- 079 宋学的经学讲义

理 学

- 091 理学开山周敦颐
- 109 邵雍的象数易学
- 122 张载的理学
- 144 二程的理学
- 159 朱熹的理学
- 188 元代理学

心 学

- 217 南宋象山心学
- 242 吴与弼：明代心学的启明
- 252 陈献章及其江门之学
- 261 湛若水的心学
- 276 王阳明的心学
- 302 晚明心学的演变

宋学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中，宋明儒学常常被称为『宋学』，以和汉唐时期儒学即『汉学』区分。『宋学』是相对于汉唐儒学而言的，是指宋代建构、但延续到元明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形态、价值追求。当宋儒称自己的学说为『义理之学』时，他们旨在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建构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人心世道与经邦治国的课题。『宋学』同时也是学术范式、知识形态意义上的，『宋学』以诠释经典的道德义理为重点，是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儒家经学形态。但是，宋学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革，同时其体认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

“宋学”辨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学”是一个并没有完全厘清的学术概念。“宋学”究竟是指一种断代的学术史，还是指一种跨代的学术范式的知识形态？它仅仅是涉及儒家经学的学术领域，还是广泛涉及宋代的全体学术，包括史学、文学，甚至是佛学与道教？它究竟是宋代学人研究、建构的学问，还是后人特别是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问？这在当代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学术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如何理解这个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学”？本文试图将“宋学”作一历史考察，以求获得一个既合乎历史事实、又有明确学理内涵的“宋学”概念。

一、当代学者所界定的“宋学”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学人，几乎都要提到“宋学”，但是对于“宋学”的概念究竟何所指，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学者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不妨按其概念的外延，从小至大一一论述。

其一，“宋学”即指宋代创建的道学或理学学派，其代表学派是濂、洛、关、闽及陆王之学。这是一种在历史上通行的观点，由来已久，到清代进一步强化。元明学者最早将“宋学”与理学联系起来，清代乾嘉学者为标榜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范式与宋代道学、理学的差异，进一步将自己崇尚的考据训诂之学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喜讲道德义理之学的“宋学”。宋以后学者所指的“宋学”主要就是指濂、洛、关、闽的理学学派。这一点，在清代学人的论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加之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史时将其分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就以“理学”为代表的宋明之学，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宋学即理学”的观念。在当代学术界，一讲到宋学就联想到理学即濂、洛、关、闽的性理之学，其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这是外延最小的“宋学”概念。

其二，“宋学”是指宋代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在整个宋代学者群体中，被称为“理学”“道学”的群体只是宋代学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并不是属于这个群体，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他们还往往受到理学家群体的激烈批评，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往往重视以义理解经。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一些学者所说的“宋学”，有时是包括上述学者、学派在内的。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如邓广铭、漆侠、余英时等人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指整个宋代这种注重以义理解经的学术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宋学”的概念不仅比理学、道学的外延大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宋学”概念激发了很多学者对宋学的内部分派及宋学思潮的整体思考。当代学界从清儒界定的“宋学”走出来，开始倡导一种更有历史整体感的、外延更大的“宋学”概念，应该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其三，“宋学”是指宋代建构、并延续到元明清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和学术形态。这样，“宋学”的外延有了双重的拓展。首先是空间上的拓展。前面所述的宋学概念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学，即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经学，而这里所言的宋学除了经学之外，还包括儒家学者的史学、诸子学、文学。宋代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化，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和文化心理。其次是时间上的拓展。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的“宋学”不仅仅局限于宋朝，而是延伸到明清时期。如清代学者推崇的这种以“义理”为宗旨的学术均被称之为“宋学”。这样，历史上所讲的“宋学”就被看作是指宋代形成、建构起来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学术形态与学术范式，这个“宋学”概念的外延又大于前面的两种看法。

其四，还有一种“宋学”概念，即是指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术叫“宋学”。这个“宋学”概念并无学术史的渊源，而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故而又称之为“新宋学”。首先提出“新宋学”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将现代史学家展开的对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称为“宋学”“新宋学”。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在史学界影响较大，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呼应。当代许多史学家就是这一“宋学”概念的呼应者，他们认为“宋学”就是研究宋代学问，所以，宋学不仅仅研究宋代儒学，还应该包括研究宋代的佛教、道教，甚至包括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辽、金、

西夏、元统治区域的学术思想。^①这些“宋学”的定义显然均是异于历史上早有的“宋学”概念，属于与新史学相关的“新宋学”。与原来的“宋学”相比较，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宋学”的主体不同，即“宋学”之“宋”的内涵不同。历史上宋学之“宋”，是指宋朝学人的学问，或者是宋人创立并对后来产生影响的学术范式，总之，宋人是宋学的创立主体。而在“新宋学”中，创建这一学术体系的主体是现代学人，以“宋”为标识的人物与历史文化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其二，“宋学”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很不同，即“宋学”之“学”的外延大大拓展。历史上“宋学”的“学”主要是指“理学”，再拓展也是指传统的经史之学或儒学，而“新宋学”除了指传统的经史之学、儒学外，还要包括对宋代的考古学、佛学、道教，甚至还包括辽、西、夏、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倡导这一“新宋学”概念的主要是当代宋史研究的学者。

上述不同内涵与外延的四种“宋学”定义，各有其历史与学理的依据，故而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我主张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宋学”概念及其内含为基础。也就是说，要探讨“宋学”，应基于“宋学”由历史赋予的具体含义及其演变，首先要考察出现“宋学”概念的元明清时期，看看那些历史上提出“宋学”概念的学者的看法。其次，特别要看看宋代学者本人是如何表述他们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的，这一点对当代学者定义“宋学”尤其重要。我们只有在此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宋学”所具有的独特学术范式、独立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特别是作为一种儒学的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总之，我主张当代“宋学”研究须以历史实际存在的“宋学”为前提和基础。

二、元明清学者论“宋学”

要对“宋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回归历史。首先回到

^① 参阅龚延明：《新宋学、旧宋学》，《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国学版。又《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历史，即宋以后的元明清学者在提出“宋学”概念时，究竟是如何看待“宋学”的。

显然，宋代学者自己不可能将其学术命名为“宋学”，而是后代的学人研究、总结宋代学者的学术时，意识到其独特性，故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其主导型的学术见解，往往是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宋学”与宋代理学联系起来，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是现代学者的片面，也不是清代四库馆臣的偏执，而是有更为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文献依据。

这一点，首先与宋以后理学占据学术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南宋后期，推崇心性义理的理学思潮主导了当时的学界。所以当后来的学者提出“宋学”时，就与这一历久弥新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

其中最早提出“宋学”概念的，有元代的吴澄与明代的唐枢、刘去非、刘宗周等人。元代的吴澄是一名崇尚宋代理学的学者，他在为故县尹肖君撰写墓志铭时，称其季子肖士资“器识超异，绍宋学、文艺最优”。^①显然，吴澄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宋儒之理学，他自己就是一位著名理学家。

明代学者唐枢进一步提出“宋学”之名。唐枢著有《宋学商求》一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学商求》一卷，《附录》一卷，明唐枢撰。……此编皆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于禅者则毁。不足与辨是非。”^②唐枢没有明言他所说的是“宋学”，但是他评论的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则显然是以宋代重“明心见性”的理学家群体为主体。

明代学者刘去非、刘宗周进一步明确地将“宋学”等同于在宋代占主导地位的理学学派。晚明时期心学殿军人物刘宗周著有《圣学宗要》一卷，这本书是在他的友人刘去非所著《宋学宗源》基础上的增益与诠释。刘去非著《宋学宗源》，其“宋学”就是指理学五子之学，刘宗周在作重要增补和诠释时说：“偶友人刘去非示我以《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已发未发说》，题之曰《宋学宗源》。辄洒然有当于心，爰益以《识仁》《东铭》及‘已发未发全说’，又合之以阳明子与程、朱相发明者二，则改题曰《圣学宗要》。盖亦窃取去非之意云耳。”^③从这

①〔元〕吴澄：《故县尹萧君墓志铭》，《全元文》（15）卷五一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②〔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二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70页。

③〔明〕刘宗周：《圣学宗要》，《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筹备

段话可见：其一，刘去非、刘宗周心目中的“宋学”就是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其二，他们所理解的“宋学”也就是“圣学”，刘宗周为标明学术宗旨，改书名为《圣学宗要》，这和宋代理学家对自己学术的理解相一致；其三，刘宗周因增加了明代王阳明的学术，将“宋学”改为“圣学”，淡化了“宋学”的断代意义。可见明儒还是将“宋学”视为一种与学术范式相关的断代学术。所以，在《明儒学案》中江右王门刘阳传中，也有所谓“宋学门户，谨守绳墨”之说，^①黄宗羲既认为“宋学”是宋人的断代学术，又肯定这一种学术形态有自己的“绳墨”，即学术范式。由此可见，元明时期的学者所说的“宋学”，均是在元明时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理学。

明清之际的学术风尚发生重大转变，宋明理学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特别是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曾经被宋儒批判的汉儒经注之学受到特别的推崇，他们重新倡导汉儒的家法、师法，并标榜自己的学术为“汉学”，将宋儒的学术归为“宋学”。所以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宋学”的概念得到了特别的强化和普遍的运用，汉学、宋学之争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代学者所说的“宋学”概念，继承了元明以来对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基本看法，但又更加明确地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强调“宋学”的特点，即以宋学为“义理”之学而区别于汉学的“考据”之学。由于清儒强化了宋儒的学术范式意义与学术形态特点，故而淡化了“宋学”的断代学术外延。“汉学”已经成为从汉延续至清的跨朝代的、以训诂考据为特点的学术形态，“宋学”也成为从宋延续到清的一种跨时间的学术范式意义的学术形态。

可见清代汉学的兴起，特别是汉宋之争的延续，反而强化了对“宋学”的学术思考，客观上凸显了“宋学”的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在《经部总叙》中有一段总结语，其论及“宋学”时说：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②

（接上页注）处 1996 年版，第 265—266 页。

①〔清〕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四》，《明儒学案》卷一九，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42 页。

②〔清〕纪昀：《经学总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卷一，第 1 页。